

七月十八日下午，本刊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談会，会上大家交談了一个多月以来反右派斗争中的感想和收获。这里发表的是各个同学的发言摘录。

礦61.2桂中岳：这一阶段的收获，我觉得比过去几年来的政治学习的收获还要大。这是一次鍛鍊，有些同学很軟弱，在这次运动中患了伤风感冒；这也是一次考試，有很多同学考試不及格。学习理論是比较容易的，尽管有些人觉得政治課学得滿不錯，进行“再論”学习时，問題也看得很清楚，但並沒有經得住这次考驗，主要的是立場沒站穩。工农群众所以那么敏感，是由于他們的階級本性和出自他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这里，我体会到我們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只有培养了无产階級的階級感情，才能与工农打成一片，共同建設社会主义。

礦57.3任恕傳：这次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去年完成了工农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思想革命還沒完成，虽过去有人在那里敲鑼打鼓地叫嚷“建設社会主义”，但思想上並未解決問題，經過这次运动，誰拥护社会主义？誰反对社会主义？都弄得一清二白。这次斗争對我們的立場是个考驗，經過斗争的洗礼，思想提高了，立場坚定了，这对即将走向生活的我們尤其显得重要。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不象学校里这样簡單，沒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是很容易犯錯誤的。

通过这次斗争，也显露出我們学校思想教育工作的薄弱，許多人犯了錯誤，也沒能給以实际帮助。象池德，如果平日就經常給他教育，也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一般同学虽然理論上懂得一些，但在思想感情上却与工农相差很远，彭真市長号召我們投入工农大众中去，改造自己，我認為这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劳动知識分子。

物61.2高佩鈺：整风开始时，我就犯了錯誤，自己偏听偏信，为刘景芳辯护，对整风意

偉大的斗争，豐碩的收获

义認識不足，右派分子的一些言論也沒注意，对刘景芳盲目的崇拜，沒有看清他的真正面目。为什么会犯錯誤呢？我出身于沒落的小資产階級的家庭，平时單純业务观点，不注意政治学习，還沒完全摆脱原来的階級立場，很多問題都是从个人情緒出发，因而很难辨清是非。在过去肃反的时候，我曾經勇敢地追击过反革命分子，可是今天在思想斗争里，我却犯了錯誤，曾一度作了右派分子的俘虏。这說明今天的思想斗争更为复杂，需要我們每个人自己独立思考。在斗争里也更能考驗我們的立場是否坚定。

軋61.7周德普：斗争的初期我表現得很幼稚，抱着盲目乐观的态度看待一切批評。根本就沒有想到右派分子的存在。在右派分子黨張的时候，我还認為是整风运动的高潮，反右派开始后，我还没有意識到这是一场严重的階級斗争，我总想站到中間立場上，作个公正人，忙碌于一些細小事实的考証上，沒有認識到大敌当前时，什么是紧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这个运动給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課，事实告訴我，中間立場是不存在的，只有站在无产階級立場才能实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軋57.2孫本烈：在这次大风浪中，有的人很坚强，有的人軟弱得象顆小草，由于对問題認識不清很容易就被敌人利用了。比如右派分子提出取消高等学校的政治教育时，不少人出大字报表示拥护，他們就沒有認識到这正是敌人向我們进攻的一招。取消政治教育，右派分子是想开辟灌輸资产階級思想的市場，使我們迷失方向而离开党，跟着他們走。事实上，的确也有不少同学跟着他們跑了。我觉得以后我們應該坚决地无条件地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象清华大学罗健敏同学那样。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言論作不調和的斗争。只有跟着党走，才

不会犯錯誤，自己的生活才有意义。如果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就会被有形和无形的东西所腐蝕，在严峻的考驗面前倒下去。

鋼60.3馮天福：右派分子是阴險毒辣的，由于当前我們国家的特点决定他們不可能明目張胆地反对社会主义，他們大都善于玩弄兩面派手法，我們不能太天真了。过去我就是因为温情主义对待右派分子而上了大当。工农群众及罗健敏同学的坚信党、热爱党並勇敢向右派分子斗争的精神，給了我很大鼓舞，毛主席的講話給我在思想上洗了个澡，我認識到“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錯誤的”。我們要无情地打击右派分子，同时也要教育改造我們自己。

机59.2吳連恕：今天的反右派斗争，我們的胜利是很大的，打击了右派分子，也給我們上了一課，我們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加热爱，党給了我們子彈武器，把我們的枪口轉向右；党的力量是强大的，任何人也不能动搖。但是战斗还没有完毕，我們要繼續把斗争进行到底！

物61.2李昇基：现在我深深地感到这次斗争的重大意义，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說，这是一场关系着我們祖国存亡的斗争。在这一运动中，使我更加感到党的偉大，党不愧为六亿人民的舵手，在天空佈滿烏云的日子里，党給我們指出了方向，救了我們大家，这也說明党永远是正确的！我們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圍，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鑄61.1鄒祥生：过去我总認為周圍是沒有坏人的。社会上出現了右派以后，我認為我們学校不会有；学校出現右派以后我又認為系里总不会有。誰知现在連我們团內也出現了一些敗类！这些人名义上入团了，思想上並沒入团。我要求把他們立刻清除出去，以保持我們队伍的純洁。我們要吧右派分子彻底打垮！

(承誦 進化整理)

一場反右派斗争

勝讀十年書

胡庶華

反右派斗争到現在为止大部分的右派分子和首腦人物都低头認罪，人民取得了偉大的胜利。知識分子在这场剧烈的斗争中，又一次地受到了活生生的教育，收获是空前的。

在过去几次思想改造和社会改造运动中，收获当然很大，但都是明显的全国性的敌我矛盾和階級斗争；而这次是知識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掩护下进行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知識分子得到了的經驗教訓当然更多更大。

为什么說知識分子得到的經驗教訓更多更大呢？因为知識分子有知識，当革命初期，他們很容易参加革命或接受革命思想，又因为他們的社會出身关系，往往成了革命陣營中最动搖的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工人最先說話，农民跟着說話，后来，知識分子也說話了，这就是立場問題。

知識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受到的鍛鍊和改造是巨大和深刻的。大多数知識分子投入了右派斗争！在斗争中大是大非的界線划清了，眼睛亮起来了，右派分子千方百計地想拖他們下水也不可能。立場是站得穩的，他們經得起考驗，受得起檢查，从而把自己的思想改造得更好。坚强地树立了无产階級思想。

其次是少数的知識分子对反右派斗争既不消极、也不积极、随声附和，过关为主。这一类人，不認識反右派斗争的同时也是最好的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错过了很好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大运动中，自己一无所获，虛度了一个多月的光阴，殊屬可惜，还望他們好好学习。又其次是少数的知識分子思想糊涂，是非不分，立場不穩，听到右派分子在“大鳴大放”中的花言巧語，中了他們的阴谋詭計，好象似言之成理，其实是毒气遮天，在混淆黑白、顛倒是非下被迷惑了。这一类人，不知不觉地做

了右派分子的俘虏，跌进了章、罗联盟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如何理解在这次大风浪中相当数量的知識分子的立場沒有站穩呢？它的历史根源何在？人們还在奴隸佔有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已經产生了知識分子；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知識分子得到最大的发展是在资本主义时期，而我国在封建社会最久，所以我国的知識分子不仅有资产階級思想，而且有封建残余思想。当我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接着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知識分子是很不习惯的。尤其是知識分子界的上层分子，他們的资产階級思想是濃厚的而且过去和帝国主义垂死的統治階級有千絲万縷的联系，要使他們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必須有一个長期的改造过程，而这个改造过程又不可能有强制性和粗

立場問題是很重要的 知識分子的思想必須進一步改造

冶金系 楊永宜

一个月来，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感到我的收获的确比几年政治学习还生动和深刻。我没有全部参加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也許因此感到愈深。

第一个收获是認識到过去理論与实际不能結合好。“階級斗争”，“立場問題”等概念早已知道，但在整风初期的风雨中就模糊起来了。当时虽也知道有人在醜化党，扩大事实和捏造，自己却以“宰相肚里可撑船”，“謠言和謊言总会不攻自破”等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之，忘了这是一场剧烈的政治斗争，它将影响亿万人民前途的問題，决不能不予以反击。另一方面，某些右派言論也迷糊过自己（如錢偉長的談話）。在一次整风座談会上（院方召开的），工会小組長委托我代表去談几点，有一点是批評当时不应粗暴对待老干部；結果与同去的同志商量，認為当时会场气氛不对，我就放棄了发言，这就等于我放棄了立場一样。在反右派斗争中，党教导我运用了“立場”这武器来分

析和揭露右派的言行，这才使我在思想上得到了胜利。立場問題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与工农的感情問題。我对蔣匪帮是深惡痛絕的，回忆1946年当学生时的暑假生活，当时在农村住了一个月，眼見絕大部份善良勤劳的农民在地主和国民党的重重剝削下（高利貸，抽壯丁等等）真是水深火热暗无天日（大家只有糠吃）。我意識到除非革命，他們决不能翻身，这个感情曾使我的立場比較坚定起来。解放后，工农的确翻身了，这是使我最感动的事；几年来，虽然我完全拥护党和愿为社会主义全心工作，但我还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和工农結合及向工人階級学习的热情。因此在分析問題和行动中就没有工人階級那种立場坚定、爱憎分明和大公无私的思想品質，今日認識到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不論对自己和对国家都无益处。我深深地感到知識分子的思想必需进一步改造的严重性和必要性。

站穩立場，明辨是非，堅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同學傾談反右派鬥爭收獲巨大，職工表示必須和右派戰鬥到底

為什麼過去我們動搖不定

碧野 琴瑛

當我們看了劉景芳的發言後，只感到當時言詞有些過激，雖然覺得言論有錯誤，但對錯誤的性質是模糊不清的，我們把他的錯誤歸為一般的思想方法片面、感情用事之故。對有些同志提出的言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認為這些同志“偏激”了一些，扣的帽子大了一些，我們等待着有更多的材料和事實。

隨着鬥爭的進一步深入，我們覺察到不冷靜分析的正是“等待着”的我們，是我們看錯了。濃厚的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和所謂“公正”的立場導致我們的錯誤看法。我們把劉景芳的“進步”估計過高了，把他的思想情況估計得過於簡單了。同時對思想上，政治上尖銳的階級鬥爭還會出現這一點認識不足。

我們想現在來檢查一下為什麼開始我們立場會模糊、態度會動搖不定，我們認為：

第一、是由于我們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家庭，而又沒有經過火熱的革命鬥爭的鍛鍊，較長時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大、中學校里，我們學的東西沒有很好與社會實際結合，我們的習慣、感情與農民有相當的距離，這是右派言論在青年學生中有市場以及反右派鬥爭之初我們嗅覺不靈的重要原因。第二、在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公有制的轉變中，我們對工商業採取和平改造的政策，在學期階級鬥爭不是那麼明顯，而且很快就過去了。第三、最近一二年來黨團對大學生的階級教育是不夠的，可說這一環是薄弱的。總之，在這次反右派中我們得到了教訓。

和右派分子鬥爭到底

印刷廠 姜學珩

右派分子借黨整風的機會，向黨和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黨的領導，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是一切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的人們所不能容忍的。

右派分子，從各方面對我們的國家進行污蔑。他們說人民的生活降低了。也可能有一些地主、資本家的生活不如過去了，但是廣大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提高了。我是一個工人，在舊社會里受盡了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牛馬不如的生活，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甚至十六小時，得不到休息，更談不到有學習文化的機會，工人的生活根本得不到保障。

只有在共產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在今天新的社會里，我們廣大的勞苦人民才跳出了火坑。今天我們不僅吃得飽穿得暖，真可以說是豐衣足食；同時我們還有機會在夜校學習文化，我們的生活比之解放前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可見右派分子是在惡意地煽動群眾。

右派分子們，不論你們怎樣挑撥離間，我們決不會上你們的圈套，我們決不容許右派分子反對和破壞黨和社會主義。誰反對，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在反右派的鬥爭中，我們的眼睛更亮了，我們要更堅定地站穩立場，在黨的領導下，建設起光明燦爛的社會主義社會。右派分子如果還堅持反動立場，我們工人就和他們鬥爭到底。

黨使我從昏迷中清醒過來

机60.9 黃漢樞

在右派分子向我們黨大舉進攻的時期，我曾經喝了他們的迷魂湯，弄得一時靈魂出竅，神智不清。

整風初期，所謂“機四正義委員會”關於“于樹德事件”的“仗義”以及“院內宗派林立”“官府衙門官官相護”等等“事實”，又是“肅反擴大化了”，被斗的五百個人中僅斗出了一個小偷。“我的忧虑和呼吁”一文中說百分之九十九的高級幹部不同意毛主席的大“放”，黨中央意見分歧，中蘇兩國看法不一……等一連串的“事實”，在我腦海里沸騰着；鋼院已是被一群“爭權奪利的小人”和一批搖旗吶喊的“小驢驢”佔據着，橫行霸道，“天下不平事”在鋼院隨手可檢，真是比十八層地獄還不如啊（？）

全國又如何呢？糟透了“人民”正蜂擁而

起，連黨中央也鬧“不團結”了，這不是共產黨臨近崩潰的邊緣了嗎？這些“事實”雖然大多數我不能接受，但是這種氣氛卻迷惑了我，使我一時頭暈，眼花，徬徨不安。

這些大小右派分子狂妄的向黨進攻，要我們“獨立思考”，叫我們不要聽共產黨的一套，因此我中毒了，開始對黨不是那樣信任了。記得在那個時期的一個禮拜六晚上，我電影也不想看了（平時我最喜歡看電影），跑到教室樓三樓去看書也看不下去，站在窗前一看：燈光明亮的主樓花壇，石油學院大樓，再遠一些礦業學院大樓，多麼美麗雄偉，在四、五年前，這里沒有汽車，也沒有這一切。啊！這里面包藏着一個真理。可是在另一方面，又覺得這一切已經不是那麼可愛了，為什麼？矛盾，心里意亂如麻。正在這時候，黨給了我一付清醒劑和一把“匕首”，彭真市長的報告象一聲春雷把我從迷夢中驚醒，又象服了良劑解除了我身上沾染的毒液。右派已經向黨和人民猖狂進攻多時了，已經是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敵人恨的我們就應該愛，敵人愛什麼我們就應該恨什麼，我就把這一個原則投入了戰鬥。在鋼鐵學院內，右派分子一個個顯出了原形。誣蔑捏造的“事實”一個個都被揭穿了，真正的事實仍舊放射着真理的光芒。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和個人主義野心家的醜態在光天化日下畢露無遺。事實証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祖國的今天，更不會有祖國美好的明天，藝術家人士起來說：黨能領導藝術，而且領導得得好。科學界人士站起來說：沒有黨的領導就不能在十二年內趕上世界科學水平。

黨勝利地引導着全國人民走過了漫長艱苦的革命道路，現在又勝利地引導人民走向社會主義，黨象燈塔指引着我們前進。當反右派中出現了溫情主義右傾情緒，黨給我們指出來，出現了急躁情緒，黨又及時提醒我們糾偏，當我們還不善于辨別毒草和鮮花時，毛主席給我們指出了六條標準，並告訴我們：凡事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看問題才不致於迷失方向。我們的黨象慈母一樣關懷着我們。

今後怎麼辦？過去我們主觀上不太重視馬列主義學習，每次課後復習時間很少，所以今後應首先加強它。這一次反右派鬥爭告訴我們，知識分子必須更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很好的來改造自己，這樣才能在一切鬥爭中站穩工人階級立場。其次，要向工商業學習，和工商業建立血肉感情，這次反右派鬥爭中工商業始終是站在最前面，他們對右派分子的進攻是那樣敏感和仇恨。使我深深体会到我們大學生大多出身於資產階級，長期脫離生產，養尊處優，必須很好與工商業結合，培養勞動人民的感情，我希望今後能多到工廠農村中去。

今後我要緊靠黨組織，信任黨，愛護黨。右派分子十分仇視共產黨周圍能團結數以萬計的積極分子，他們辱罵積極分子為“亂臣賊子”、“衛道者”、“吹捧奉承者”。以前一段時期，我犯了錯誤，竟在他們的進攻下，和黨疏遠了，現在我再也不會上他們的当了，我清楚認識到，黨是真正代表着全國六億人民利益的，當人民的仆人是我們引為驕傲的事情。我將永遠相信黨的真理是正確的，永遠跟着共產黨走。這次鬥爭告訴我一個真理，當事實真相還沒指清楚時，必須首先相信黨，不然就會犯錯誤。今後我將象愛護自己眼珠一樣的愛護黨。

立場和我

机61.8 韓志鈞

我院的反右派鬥爭，節節步入勝利，人們的思想意識，隨着鬥爭的逐漸深入，由混濁變清醒，由動搖到堅定。

在這些複雜的鬥爭日子裡，我嘗試到了痛苦悲傷的滋味，也分享了大家的歡樂。我的頭腦，象混濁石灰水，在黨的教育下，在鐵的事實面前，逐漸得到清醒，和人們一樣，在鬥爭中求得新生。

我記得遠在匈牙利“十月事件”時期，蘇聯為了幫助匈牙利保衛社會主義事業而出了兵，事後世界議論紛紛，我們說蘇聯做得適時、正確，而美帝說蘇聯干涉了匈內政。為什麼同一事物，看法不同、解釋不同，衡量標準也不同？難道世界上就沒有“最真理的立場”，由它出

發可以做事最為公正？我當時回答：“有！一定有，科學家得出的定律不是到各國都適用嗎？馬克思所揭示的歷史規律，不是各國在循序而行？”因此那時我自認：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看問題不見得都正確，而站在帝國主義立場，則更為荒謬和一事無成，怎麼辦？我要去找那“最真理的立場”。因此，“客觀立場”就這樣逐步形成。

整風開始，右派進攻的猖狂的火焰到處燃燒，它要燒死自己每日所過的幸福生活，它要燒死自己心目中最高信仰的人。我看到不是站在“真理立場”的人們投入了戰鬥，忘寢費食，晝夜不眠。他們為了什麼呢？在這種事實的感召下，我在自己良心的深處發現右派所譏罵的正是幸福生活的締造者，也正是培養自己由紅領巾到共青團、由高小到大學的正直人們。正是他們，被譏罵、諷刺為一群官僚宗派，也正是他們，被丑化、污蔑為“六親不認”，怎麼辦？也要戰鬥，一定要撲滅這右派火焰，一定要打垮這不講良心的右派分子。

然而，我缺乏勇氣，又沒有決心，我干嗎不向那些右派分子開火？我干嗎不去維護自己最相信的人？因為我堅持了自己客觀立場，又抱定了大學生的哲學：“黨和教授本都是我們依靠的人”。依靠黨給自己安排好幸福的生活，靠教授，他有着自己需要的學問。

前一段的鬥爭，我記憶尤新，我堅持自己的“客觀立場”，曾為劉景芳說過“客觀”的話，也曾從“客觀”出發，宣揚了劉景芳的“好心”，我也曾作過“客觀”的訪問，回來就“客觀”的評述他是個正直的好人。知道他出心要把學校“办好”，了解他一心要改變鋼院的“學術氣氛”。但就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仇視办好學校的帶路人？我痛苦，傷心。

時間在流逝，人們的思想在日新月異，每天有多少人靈魂在復甦，每天又有多少人參加到火熱的戰鬥中去，每天有多少勝利的情報。勝利！追擊。把倒下的我，拉了起來，交給了思想武器，那就是社會主義的真理，沒有它，一切都沒有，離開它，就會走入迷途。從這時起我才分享到大家的歡樂，才追求到客觀的真理，從今後放棄自己“客觀立場”論，向着退却，逃跑的右派分子追擊去。

立場決不是空洞的！

機61.2 徐國福

從黨的整風到反右派鬥爭，的確是一場在思想戰線上極其深刻的階級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考驗了每個人的革命立場是否站穩了，還是站反了；考驗了每一個人對黨、對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信念是否堅強。

對我說來，我過去始終認為我的立場已經站穩了，沒有問題，堅決擁護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可是在這次運動中充分說明我的立場還是沒有站穩，對黨對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感情與信念並不是很堅強的。譬如在開始整風時，對揭發出來的黨的缺點，我感到很突然，抱着很遺憾的態度，覺得黨怎麼還有那麼多的缺點，思想上很頹然，尤其在右派分子放空氣說黨委整風決心不大時，我也產生了共鳴，對鋼院的黨委失去了信心，在老干班問題上，我也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感到很氣憤，在上書周總理的信上，我也簽了名，同意趕老干班出鋼院，以上這些，說明了我政治嗅覺不靈，年青人的盲動與感情用事還沒有很好克服，看問題僅從片面、表面看，沒看到右派分子利用個別的表面現象進行誇大，在向黨進攻，看不清問題的本質，以致嚴重的喪失了立場。一直到反右派鬥爭開始，在黨和團的教育與幫助下，我才覺悟過來，認識到過去的錯誤與階級鬥爭的形勢，就很快的積極的投入到反右派鬥爭中去。

從這里使我深刻的体会到，立場決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東西，並不是主觀上所想象的那樣，自己認為站穩了就站穩了，而是表現在具體事物上不斷的來鍛鍊與考驗，並不是一天半天就能解決的，特別對我們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一些青年學生來說，更是一個長時期的問題。反右派鬥爭對我上了一堂很好的、活生生的政治課，教育我今後還應該很好的進行思想改造，提高政治覺悟，樹立對黨對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的感情與信念。

民主和集中 自由和紀律

知

一切反革命分子對我們黨和國家機關的破壞，總是著眼於要害部門。反革命分子知道：要害部門遭到破壞，對我們革命事業的影響最大，他們的反革命活動就最有成績。

一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我們黨和國家的進攻，都是著眼於根本性質的問題。因為右派分子懂得：在重要問題上進攻得手，是決定我們國家的命運問題，是革命政權的復滅、反革命統治的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資產階級的右派分子此次進攻的目標之一。

在資產階級右派老爺們看來，人民民主制度不如資本主義制度更加民主、自由。他們羨慕西方國家的多黨輪流執政，反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權。

似乎資本主義國家更加民主、自由。但這是抽象的形式主義的理解自由民主。事實上，世界上並不存在抽象的民主、自由，只有具體的民主自由。在階級社會里，民主、自由總是和一定的階級相聯繫。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所謂民主、自由總是屬於統治階級。

為什麼在階級社會里民主、自由總是屬於統治階級呢？馬列主義告訴我們，民主、自由是屬於上層建築的東西，而上層建築是由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的。經濟基礎是諸生產關係的總和，在生產關係總和中，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是有決定性質的。在階級社會里，佔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就依靠他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權，建立維護本階級利益的国家機器。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儘管在朝在野的政黨可以你去我來輪換執政，但是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沒有根本改變之前，執政者總是資產階級政黨，它們維護的總是資產階級利益，無產階級政黨是得不到執政機會的。

由此可見：民主、自由是有階級性的，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而且民主、自由只是一種手段，統治階級利用這個手段，為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服務。

經濟基礎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隨生產的發展，隨着歷史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與經濟基礎的變化相適應，政治制度也在不斷改變。這就是說：民主、自由這個範疇，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其內容和性質是不同的。

民主、自由既然是具體的、同一定階級相聯繫的，並且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那麼我們認為人民民主專政這種形式，在中國，在現階段，就是最民主的一種政治制度。因為這種制度所維護的是廣大人民，首先是廣大勞動羣眾的利益，這就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實質。資本主義民主制，所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少數人的利益。可見社會主義民主制和資本主義民主制，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在評價這兩種制度時說，資產階級民主是“狹窄的、殘缺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對於富人是天堂，對於窮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騙局的民主制”；無產階級民主，是“為絕大多數羣眾、為被剝削者所享受，並發展到空前未有的地步民主制”。

社會主義民主制和資本主義民主制比較，除了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這一根本優越之點以外，其優越性在選舉法上也表現出來。資本主義選舉法規定了各種各樣的限制。諸如：居住年限、財產、民族、文化程度等等。特別是在他們那里，“賄選”之風盛行；許多國家甚至用軍警彈壓羣眾“選舉”。在社會主義國家所有這些都不存在。可見社會主義民主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追求什麼“絕對民主”，其實這種“絕對民主”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也不會有的。對共產主義社會，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對階級的專政是不存在的。所以，所謂“絕對民主”，只不過的騙人的說法而已。

鋼院一些右派分子，在整風期間也大舉向社會主義民主制進攻。他們被“有利的的局勢”組織了頭腦，在自由、民主的幌子下面紛紛出而沖昏反動社團，什麼“正義”委員會、亂彈社、六月社、回音社等等牛鬼蛇神，魑魅魍魎都出來了。他們毫不知恥的把自己裝點成主張“正義”，和懂得民主、自由的样子，到處發表反動言論，出版反動刊物，極盡其挑撥、離間、造謠、誣蔑之能事，企圖搗亂鋼院這塊天地，達到他陰險反動的目的。他們的行動是憲法所不容的，他們的罪過是嚴重的。我們正告這些社團和這些反動分子：你們的社團是違法的，必須立即取締；你們的惡罪是嚴重的，必須立即向羣眾誠懇的低头請罪。誰若企圖抵賴或故

意頑抗。就是甘願與人民為敵。

還有一些人物，硬說我國新聞不自由，說我國還不如資本主義國家自由些。人們不禁要問：你們所要求的新聞自由是什麼呢？是不是暴露國家秘密的東西不公开发表也算是自由？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要說，這種“自由”是違法的，是妨礙多數人的自由和利益，這種自由只能是反革命所歡迎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對妨礙大多數人自由的“自由”是堅決反對的。如果你所說的是有一些外來的不倫不類的東西我們的報刊的不予登載，因而使你對它得不到欣嘗的機會，罪之以不自由，那麼我們就要說，外來消息是否發表，這要看對我們有利抑無利，對我們大多數有利者，為大多數人所應該了解也必須了解者，我們的報刊一定登載，反之，對大多數人不利，雖有少數分子渴望，這種違犯多數人自由的期望不應給予滿足。如果你們所說的是自己的大作未被採用，自己的意見未被重視，這里也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問題。因為這里同樣要考慮多數人的自由和利益等問題。

你們這些人物其實找不出我國新聞究竟自由與不自由的問題。你們是在挖空心思、胡思亂想、裝腔作勢、故弄玄虛。你們是以關心自由者自居，以“代人”爭自由者自居。想借爭自由的名義，大放厥詞，博取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喝采，以便出人頭地。你們認為新聞自由就是有啥說啥，我們認為新聞自由要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你們認為新聞應對任何人服務，我們認為新聞是為階級服務的，是有階級性的。

有人說：在教育政策上應該是誰有本領培

例証·公理·事實

銳 鋼

【例一】：某位學生努力研究，主要為了有所發明，以加速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但同時打算取得科學獎金，一鳴驚人，名利雙收。這是什麼思想呢？絕不是反動思想，而是名利思想。但後來，他的思想變化了，認為如果某次研究在美國的條件比中國好，易于做出成績，同樣能得到獎金，聞名世界，則到美國任何科學機關工作一輩子也愿意。這時他仍有個人意識，但其思想已與過去根本不同，這已不只是個人意識問題，而主要是危險的敵我不分的思想問題了，也就是說，是政治立場問題了。

【公理】：由此可見，一個人的個人意識與政治觀點，立場是有區別又有聯繫的。政治觀點、立場基本正確的人，也會有個人意識。如果個人意識與反動的政治立場、觀點聯在一起，那就不應簡單地看作是個人意識問題了，否則就看不清其思想實質。

【事實】：如林希翎到處傳播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雖然會有個人英雄主義摻在一起，但其思想實質絕不是個人英雄主義問題，不能與一般好出些風頭的同輩混起來。其根本思想是反動的，其立場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

【例二】：朋友兩人，甲受了乙的批評，批評內容是正確的，但態度粗暴，甲因而引起了情緒，心里頗不痛快。其後，大家批評乙時，甲雖然指出了乙真正存在的缺點，但由於情緒未消，因而無意略有誇張，語氣也過重了些。對這批評，應該說成是對待朋友的态度善意地批評嗎？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甲不是這樣，他在批評會上，在公眾面前，憤憤地說，過去乙對他的批評是報復，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同時利用大家和他所指出的乙的一些缺點，肆意夸大，又搬弄是非，誣指乙是騙子手，大流氓，把乙說成個無惡不作的大壞蛋。在這種情況中，甲同樣抱有情緒，但是，仍能說甲是本著幫助朋友的态度善意批評，只是由於情緒未消，而稍有誇張及語氣過重嗎？絕不能！應該說甲已經完全以敵視态度對乙，進行惡意攻擊！，不單純是情緒問題了。

【公理】：由此可見，善意批評與惡意攻擊，都可能夾有情緒，都可能指出對方一些真正的缺點，也都可能有夸大之處。其區別在於是不是對基本事實根本歪曲，對大是大非根本顛倒，甚而因此將對方根本否定，把對方“一棍打死”。如果批評是善意的，雖有情緒，也不至於這樣。

【事實】：如劉景芳在座談上兩次發言，

養誰，而不論其政治條件和思想好壞與否，這叫作“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學習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通過學習學到本領、知識，然後把所學的知識用於為社會主義為廣大勞動羣眾服務。我們所要的不是隨便一種本領，要的是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如果你們所指的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培養不倫不類有本領的人為誰服務呢？

甚至有這那的怪論，說什麼集中是不好的，因為集中易產生個人崇拜。在這類人看來消滅個人崇拜的辦法，只有有消滅民主集中制。這種說法顯然是極端荒謬的。集中並不就是集權，集中是為了更好的發揚民主，在集中的指導下實現民主。領袖的作用，在於他善于發現問題，善于集中羣眾的智慧，指導羣眾從事實踐活動，指導羣眾正確的實施民主，運用民主權利。正因為領袖善于集中羣眾智慧，所以他比羣眾看得更遠，能觀察事變的進程，指出斗爭方向。可見沒有正確的集中，就不能更好的實現民主，把集中的民主，把領袖和民主對立起來是十足錯誤的。集中永遠是必須的，否認了集中也同時就否認了民主。自由和紀律也是一樣。自由絕不是放蕩不羈、為所欲為，自由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就是不因自己的自由，而對多數人的自由有所侵犯。

總之，同一個問題，由於人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不同的，觀察的結果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上述這些錯誤的論調，就其實質說來是一個問題：這就是關於個人和集體，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問題。是如何正確處理個人和集體的關係的問題。一個人如果只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來觀察問題、處理問題，他就必然違犯集體利益，就必然違犯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的原則。為了維護集體利益，為了維護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就必須對一切違犯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原則的言論和行動，作堅決的不懈的鬥爭。

確是充滿個人情緒，確也指出某些具體缺點，大家並不反對他這一點。問題是他從個別缺點出發及歪曲種種事實，而故意胡說，把黨委領導說成是為了做官享福而實行殘暴的封建統治；把肅反運動說成是夾私報復，殘害忠良的陰謀；把黨委同志醜化成為封建魔王、殺人不用刀的兇犯；把靠攏黨的積極分子醜化為吹拍奉承的小人。按他所說，則黨委談不上應當領導鋼院，而且已變質成為羣眾的公敵！問題還不限於鋼院！依劉景芳看來，則全國許許多多的高等學校、工礦企業、政府機關都同樣是封建統治，那里的黨組織都變成了羣眾的公敵！因為他對鋼院得出上述荒謬結論的實際根據不外是：黨委領導同志大都是“外行人”，黨委領導有一些缺點，肅反運動有些偏差，這些根據在那些單位不同樣可以找到嗎？劉景芳又說全國70—80%的黨員已經腐化，“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由此可見，在劉景芳看來，我們的黨就已經變質為自私自利與人民對立的集團了，至於領導將就更談不上了。那麼劉景芳打算用什麼态度及希望大家採取什麼态度來對待我們的黨呢？這就不言而喻了。這樣，劉景芳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了：他是對鋼院黨組織及對全黨的惡意歪曲、醜化、污蔑、中傷！是對黨的極端敵視，仇視！這絕不是什麼善意批評中夾有情緒，而是他站在右派立場對黨進行極其惡毒的誹謗和進攻，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是右派分子！

【總結】：個人意識、個人情緒、政治觀點三者是有聯繫而又有區別的，判別一個人的基本政治立場，主要是根據其政治觀點。而每一個社會上的人都是有一定政治觀點的，因而總結在一定立場。

“客觀存在”與“探討真理”

嚴崇年

問：“你的第三篇大作，說胡風不是反革命，目的何在？”

吳答：“我對處理胡風的結果感到不平。因為只是羅列一些事實，很難下結論。……”

問：“你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想為胡風辯護嗎？”

吳答：“辯護不是他這個人，而是一些事理需要探討。再明確一些就是‘探討真理’……”

問：“你曾煽動同學要走出鋼院，聯合北大，清華以至全國同學的目的是什麼？”

(下轉第四版)

反擊右派分子對人事部門的惡毒進攻

許秀

前一時期，右派分子對我們的人事部門進行了惡毒攻擊，他們誣蔑人事部門是“特務”機構，罵人事工作人員是“騎在群眾頭上的惡棍”……等。他們要求取消人事部門，要求公開人事檔案等。為什麼他們要這樣仇恨我們的人事部門和人事工作人員呢？他們要求取消人事部門、公開人事檔案的目的又是什麼呢？我們就以下幾個問題來探討一下。

右派分子為什麼害怕人事部門

我們說人民政府的人事部門是關懷、團結、教育和正確調配使用干部的部門，對於任何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干部來說，並沒有什麼值得可怕的地方。它是一個積極愛護干部的部門，而不是消極防範干部的部門。右派分子為什麼要把這樣的部門看作是“特務”機構，害怕它呢？請看被群眾揭發出來的右派們的历史，就能找到答案。就拿冶金系鑄61.2班學生趙金海（右派分子）來說，他曾在“北京鋼院”報上寫文章大肆攻擊我們的人事部門。原來他是有一段醜惡的反革命历史，有些嚴重政治問題至今還未交待清楚。就已有材料來看，他是一個國民黨反动派從小養大的人，從中學到專科畢業期間，受過多次集中的反动訓練，成年後參加了蔣介石的御林軍——青年軍，由於反共有功，很快地由戰士升到了連副指導員，這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活動，因而曾出席過湯恩伯親自主持的“上海保衛戰代表會議”。解放後曾造謠惑眾，隱瞞反动历史混入革命隊伍，打入青年團，土改時還包庇過惡霸地主。組織上給予再三教育，對其解放前後的罪惡活動給予寬大處理，並給予良好的工作和學習機會，等待其覺悟，以期徹底交待自己的反动政治历史，改造自己。可是他恩將仇報，在此次整風期間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發起了猛烈攻擊，把黨的領導說成是黨的巧妙統治，號召人們起來反統治，即反對黨的領導。象趙金海這樣的人，對我們的人事部門產生畏懼心理，竭力要求取消人事部門，其原因何在，我想大家會不言而喻了。

為什麼要建立干部的歷史檔案

右派分子把干部的歷史檔案說得很神秘，把它形容成爲“生死簿”等等。我們知道組織上要正確使用干部，必須建

立在对干部的充分了解的基礎上，首先是要了解干部的經歷和現狀。只有對於干部的充分了解，才能給予信任，讓他從事適宜於他的工作，發揮干部的才能和積極性。建立干部的歷史檔案目的就在於此。如果組織上不這樣做，那就是對人民和社會主義的事業不負責任。大家都了解我們的國內還有階級敵人存在，國外還有帝國主義，他們不斷地向中國大陸派遣特務破壞分子。這些人民的敵人，每時每刻地想破壞我們的事業，他們千方百計地想鑽進我們的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內部。我們有了干部的歷史檔案，就可以系統地了解每一個干部的來龍去脈，從中可以發現一些鑽入我們內部的敵人，並可以杜絕敵人鑽進來，以純潔我們的革命隊伍。任何一個忠於人民的干部，對此是沒有什麼懷疑的，只有那些心懷鬼胎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特務分子才有疑慮，他們害怕組織上已掌握他們的材料，或是把他們的反动活動記入檔案材料，因此大喊要公開人事檔案。對於一個沒有任何“虧心事”的忠於人民的干部，他沒有什麼疑慮，他們是具有有一個干部對於組織的起碼信任。

在這里我想談談一個干部應如何對待組織上對自己的政治歷史審查。

上面已經談到，為了對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負責，必須要純潔干部的隊伍，組織上有責任對每個干部的政治歷史進行審查，一次、二次以至更多次，這是完全必要的。一個忠誠老實的，在政治上沒有什麼隱瞞的干部，要經得起組織上的審查，和接受一切考驗。這也是一個革命干部所必需具有的政治品質。我們也應該相信只要自己是忠誠於人民的，那麼一切問題，都會因時間和事實得到澄清，組織上對干部負責的。我談談自己的一件事：

1954年我所在的機關組織接到外地轉來的一份材料，這份材料上說明一個和我一起工作過的人，是一個叛徒，他曾在解放前夕向敵人出賣過情況，使我們某縣大隊的一個連遭到敵人伏擊，幾乎全連覆滅。因為我和這個人在一起工作過（直到浙東地區解放止）。因此組織上要我搞清楚這個問題，同時在黨內和行政工作上都作了一定的處置，給予我考驗。我接受了這次考驗，經過了二年左右的時間，我幫助組織上找到了有關這個問題的必要證明人，澄清了對我

的懷疑。這時我体会到組織上更信任我了。為什麼有人害怕組織上審查他的政治历史呢？一提到审查就心惊肉跳呢？我想回答只有这样一种，就是他在政治上还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东西。

我們提升干部的標準是什麼

右派分子說：“只有黨、團員才能得到提升，非黨、團員再積極工作也沒用。”事實是這樣嗎？如果說這是個別的現象，的確存在，整風運動就是要除掉這些缺點。而右派分子們指的不是個別的，而是全部的，這就不符事實，他們這樣說，只不過是想挑撥黨群關係而已。

我們的干部提升是以德才為標準。首先要弄清楚一個干部的提升，不是升官發財，而是表示人民交給他更多的責任，要他更謹慎的為人民工作。我們的干部政策是實現黨的政治路線，和執行國家政令的重要保證。

對於任何忠誠於人民的干部，不管他是否黨、團員，組織上都是信任他的，在提升上是一視同仁。當他可以為人民負更大責任時，組織上為什麼不讓他去負責呢？毛主席早在1942年就說過：“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相比較，無論何時都是佔少數。……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和非黨人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不排斥他們的權利。”（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848頁）這就說明我們的黨在人事工作上反對宗派主義的，在實踐中也是如此。右派分子的惡意中傷是站不住腳的。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或是听听年長一些的老同志談談國民黨反动政府的“官場”是怎樣的吧？一個沒有政治背景的公務員，他會莫名其妙地被解職；一個教員在學期末了，因接不到聘書而卷舖蓋，有些人為了活命，被迫加入了國民黨、三青团，在純潔的历史上塗上了污點。而那些“朝中有人”的人，不管他怎樣缺德無才，也可以弄個一官半職。一個新校長上任，就帶來一批人馬，什麼小姨子、大舅子、外甥、姪女一大堆，而另有一些人就卷舖蓋滾蛋。

事實總是事實，人們會從比較中得出正確的結論。

右派分子們所以要大肆攻擊我們的人事部門，極盡其歪曲誣蔑的能事，只不過是想從這個方面來破壞黨的政策和國家政令的貫徹執行的保證。

當然，我們絕不掩蓋人事部門工作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在此次整風運動中要徹底地揭露出來，並切實地加以改進。

(上接第三版)

吳答：“在鳴放中，不能孤立，應互相聯繫。目的達到互相了解。”

問：“你是否以為聯合起來力量大，給黨施壓力，迫使黨改變政策呢？”

吳答：“黨的政策之改變與否，並不因什麼壓力，而是‘客觀存在’的需要。”以上的對話是7月10日的第二批批判吳范軍的一個小會上，我的記錄中摘出的一段。不僅在這幾句對話中或在吳范軍的“大作”中，吳多次重彈他那“客觀存在”、“探討真理”的調兒，並且吳在會上“談吐風生”，“心安理得”，好像周圍的人們都是“不覺醒”的“笨蛋”，“思想懶漢”。好象他很有為，他的“才華”尚未被人們所發現；他那“探討真理”的精神，尚得不到廣大人們的支持而感到莫大的遺憾。

吳君：你那“探討真理”的精神是不會被廣大群眾所支持的，但是也有人會支持你，那就是反革命分子以及章羅之流的人物。因為你那“探討真理”，尊重“客觀存在”的言行，已經替他們出了力，捧了場，說不定他們還要誇獎你一番呢！你把對黨施加壓力迫使黨改變政策，說成是“客觀存在”的“需要”，你又說黨不能領導科學，胡風不是反革命等等，這一切你都歸結於是“探討真理”。

吳君！假若你本着這種“探討真理”的精神，繼續探討下去的話，那麼，你將來的下場是不可收拾的。因為你是站在和人民對立的立場上，戴上了“有色眼鏡”，使你成為一個“睜眼睛”來看待我們的社會，這是為我們的時代所不能相容的。事實充分說明，在你的許多向黨向社會主義放出的毒箭中，你以“客觀存在”與“探討真理”做了商標。也做了擋箭牌。

吳君！趕快收起你那招牌吧！摘掉你的“有色眼鏡”吧！做“睜眼睛”是不會太愉快的。假若你仍繼續玩弄“客觀存在”、“探討真理”等美麗的詞兒，你必將自絕於人民。正告你！吳范軍，回頭是岸。

李救功在撒謊

煉鉄、冶金爐教研組

我們看了院刊105期李救功發表的“澄清事實，更有力地反擊右派”一文，表示非常憤慨。他在文章中首先誣蔑“院刊”和“工會通訊”對他在“治校鳴放會”上所作的發言的報導說成是不全面的，既而在文章中把過去在“鳴放”會上發言的中心內容偷偷的作了修改，掩蓋他的真面目，以瞞哄群眾。

我們認為他這種態度是極端惡劣的。為揭穿他的真面目，我們根據參加“鳴放”會的記憶和工會原始記錄對正，証實“工會通訊”對他的發言的摘要也是真實的也是全面的。現將工會原始記錄與他在院刊105期發表的文章加以對照，以供大家討論的參考。

李救功撒謊

根據我們的記憶和記錄原稿，他在發言中首先說：“我的意見與馬如璋的相同，只是院委會採用民選”但在鋼院院刊105期的文章中他却改為“我同意會上有些同志的發言，學校必須有黨委的領導……。”由於最近大家對馬如璋在“鳴放”會上的發言進行批判，李救功却把“同意馬如璋的意見”改成“同意有些同志的意見”，且在他的發言中並沒有提要黨的領導而說成“學校必須有黨委的領導”，這是徹頭徹尾的撒謊，顯倒是非的做法。

在鳴放會上他還說：“……治校問題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為思想作風問題，一方面為制度和組織問題，我理解治校是組織問題；”又說：“學校最高決策機關與馬如璋相似，即是民選的校委會”（註：馬如璋是要主張普選）。在這里，大家都可以清楚的看出，實質上他就是要取消黨委制和黨的領導，企圖以民選的院委會來代替黨的領導，這是十足的

修正主義。最無聊的是他不但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把原來在“治校鳴放會”上所說的“最高決策機關校委會……”一句，在院刊105期的文章中修改為“我的意見主要點是由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校委會作為行政的最高領導”。以欺騙那些沒有參加當時“鳴放”會的人。但是，李救功這種伎倆是無法得逞的。

自己要認真檢討不要再耍花招

李救功不僅不好好對自己的發言和思想活動認真作出檢查，反而在耍花招。他在院刊105期的文章中說：“我認為我當時的錯誤是沒有認識到那時主要是右派向黨進攻，想奪取黨在學校中的領導權，因此，我沒有集中力量批駁右派言論，而是在那個不恰當的時候提出一個發揚民主的意見，這是因為我覺悟不夠高，對階級鬥爭沒有認識清楚……。”大家看，這段話說得多麼漂亮！他把取消黨的領導說成是“發揚民主”；把自己不可告人的企圖說成是沒有認識清楚。最令人憤慨的是，李救功在第二篇小字報中企圖用“批判者應當自我批判”來約制人家對他的批判。

李救功！我們正告你！應該糾正你的態度，認真作出檢討，不要還在這里玩花招，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灰狼的幻想

吳至

遠古，有一次因地殼變遷，大海淹沒了小丘，丘上住有一窩子狼，只逃出了一只灰狼。灰狼對大海恨之入骨，幻想总有一天海水干枯或是翻山倒海，海水都往天上撒去。果然有一天，刮起了颶風，灰狼以為時機已至，狂喜亂跳，禁不住往海水撲去，可恰未到岸邊，一陣巨浪把他拋至岩石上，击得粉身碎骨。